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曹躍淵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二

宋 王觀國 撰

春秋古經

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為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為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
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
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
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脩
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
顏氏以此為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氏傳
曰再赴也蓋雖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

書曰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

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
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
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
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
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
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
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厯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有
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

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爾

汲冢書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徃徃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秘府余晚得見之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

陽說而無彖文言繫辭紀年稱商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潛出自相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觀國按前漢藝文志曰虛犧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蓋文王作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文言等相雜至費直學易名家始以彖象雜八卦中汲冢易有上下篇

而別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之屬者當是學易之家自立陰陽之說而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相雜之易也孔子定書自堯至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太甲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蓋孔子親為之序而太甲書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此其可以取信于後世也若謂伊尹自立則是篡也太甲殺伊尹則是誅篡臣也伊陟相太戊則是以

篡臣之子為相也其誣天下甚矣汲冢之語意其戰國以來好異說者為之辭

伯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預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史記鄒陽傳上吳王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又曰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為比也文選載此書五臣注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

莊王前漢諸侯王表曰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
五伯扶其弱與共守顏師古注曰伯讀曰霸此五伯謂
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王夫差也又異姓諸侯王表曰
秦既稱帝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
顏師古注曰五伯謂昆吾大彭豷承韋齊桓晉文也曹子
建與楊德祖書曰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五臣注
文選曰五霸秦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觀國按霸伯
二字古人通用然左傳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預

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則此伯字當音百故曰五伯之霸也一句之中用伯霸二字則伯音百可知矣其他散言五霸則或用霸字或用伯字可通用也然鄒陽書曰秦用由余而霸又曰五伯不足稱一的文字用霸伯二字也史記李斯傳曰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一篇文中用霸伯二字也春秋閔公元年左氏傳曰霸王之器也僖公二十二年傳曰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襄公元年傳曰以是求伯必不行矣此左氏用霸字又用伯字也前漢元帝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又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厲王奔於琬亂自京師始而政由五伯又郊祀志曰合十七年而伯王出焉此班固用霸字又用伯字也觀國竊謂一篇文中當用一色字用霸則不須用伯用伯則不須用霸今一篇文中既用霸又用伯二字音義皆同別無兩意何苦為此多歧也顏師古漢書於諸侯王表五伯注曰齊桓晉

文宋襄秦穆吳王夫差於異姓諸侯王表五伯注曰昆
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師古自立二說何耶觀國案師
古於二表所釋者皆周秦間事不當用昆吾大彭之說
也五臣注文選於鄒陽書曹子建書有楚莊而無吳王
夫差顏師古於諸侯王表有吳王夫差而無楚莊又何
耶觀國案齊晉秦楚為大國夫差雖亦霸而最在後豈
有捨楚而稱吳者師古所引吳王夫差則誤矣

慶

字書慶字於平聲音羌又音卿於去聲音丘映切訓曰
福也賀也觀國考詩書易所用慶字皆當音羌楚茨詩
曰祝祭于祊先祖是皇孝孫有慶萬壽無疆爾穀既將
莫怨具慶甫田詩曰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又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裳裳者華詩曰芸其黃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
矣閼宮詩曰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

方魯邦是常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
朋乃終有慶安正之吉應地無疆又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凡此所用慶
字皆與疆字常字同韻則慶音羌可知矣揚雄甘泉賦
曰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顏師古注

曰慶讀音羌班固幽通賦曰恐蜩蛸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顏師古注曰慶讀音羌以此知漢人蓋嘗用慶字作羌音不妄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前漢天文志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古人以卿慶二字通用班孟堅白雉詩曰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明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作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此慶字亦音卿也投壺禮曰一馬從二馬以慶三馬既備請

慶多馬此慶字音丘映切也詩書易史記慶字音羌音卿者其義則福也投壺請慶多馬音丘映切者其義則賀也一字三音訓義不同而世一切讀音丘映切者良因陸德明不能稽考經書用字之義而於釋文闕而不載故後學莫之悟焉沈存中筆談言詩易慶字多與章字同韻自謂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蓋存中亦未嘗稽考爾非不可解也

文中子叙篇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
故以王道篇為首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
天地篇天尊地卑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莫如周公故
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
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著明則
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大故次之以魏
相篇既變理則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者關
氏之易故次之以關明篇終焉觀國案王通死門人薛

收姚義綴通之說名之曰中說杜淹為御史大夫索其書於通弟王凝凝退而求之得中說百餘紙雜記不著篇目貞觀十九年凝以中說授通之子福時福時始編為十篇勒成十卷其事備見於福時所撰王氏家書雜錄其篇目但以篇首二字為之如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即以王道為目房玄齡問事君即以事君為目劉炫問易即以問易為目十篇皆此類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為目如

學而時習之即以學而為目為政以德即以為政為目
非有他意義也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
折傳會而為之說則誤矣今世傳杜子美詩集第三十
卷首二十餘篇皆以兩字為題如宿昔能畫鬪雞鸚鵡
之類皆非本題詳其詩意皆追憶開元之盛歎天寶之
亂子美初必各自有題後之編類者失其本題但取篇
首二字為題爾恐誤後生學詩者

天地

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之數得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晉書地理志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餘里南北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自地至天十一萬餘里觀國案周禮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注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以夏至立

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
為然此乃古之聖人推測天地高深之灋其法不可易
也是則自地至天萬五千里爾而晉史與雜俎其言至
於八萬里十一萬里又無推測之灋荒唐無根可怪也
已

肆

爾雅曰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曰肆既為故又
為今觀國案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為訓曰治曰肆

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皆訓今也若從郭璞注則是以故今二字而訓肆字也此篇未有以二字為訓者爾雅曰勰變和也苞蕪茂豐也尼定曷遏止也顯昭覲釗覲見也蓋勰變二字訓和也苞蕪茂三字訓豐也尼定曷遏四字訓止也顯昭覲釗覲五字訓見也他皆類此爾雅釋詁釋言二篇皆用一字為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二字而訓肆字義雖亦通而非爾雅句法也詩曰肆成人有德王荊公詩義謂肆為故

今乃循郭璞之語爾又爾雅釋言曰肆力也郭璞注曰
極力也玉篇曰肆次也陳也緩也放也列也遂也恣也
踞也量也廣韻曰肆陳也恣也極也放也經書所言肆
各有一義唯大明詩曰肆伐大商毛氏傳曰肆取也皇
矣詩曰是伐是肆毛氏傳曰肆疾也肆無此二義於詩
意亦不盡合蓋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事先
王鄭氏注曰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
歷切觀國案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

師則肆如本字音四其義則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
為他歷切取剔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牲及詩或
肆或將並以肆音他歷切豈不蔓疑於後學耶

周行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
氏謂周之行列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
列位維賢是用也禮記緇衣篇曰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鄭氏注曰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觀國案鄭

氏之訓周行也在詩則訓為周之行列在禮則訓為忠
信之道蓋周之行列者周家之周也忠信為周者比周
之周也二義實不同蓋鄭氏自矛盾也今以鹿鳴詩辭
考之將字與行字同音韻則周行之行音航也若以周
行為忠信之道則行音幸矣案卷耳詩曰采采卷耳不
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則筐字行字為韻言思君
子賢人置周之列位也大東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沬沬公子行彼周行則霜字行字為韻言財貨盡使行

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二詩言周行與鹿鳴之周行同
皆音航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然則詩凡言周行音航可
知矣周者周家之周也若君子周而不比乃忠信為周
之周鄭氏訓禮記誤矣

鯨

縣音衮亦作𩚑其字皆从骨諸字書皆曰禹父名也絲
音衮亦作𩚑其字皆从魚諸字書皆曰魚也古人多借
用字故尚書禹父名用絲字其實當用縣字也古文乃
科斗文字至孔安國時無識古文者乃以隸古定之唐
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於世司馬遷史記本紀已
用絲字後之變隸亦因用之故經書唯尚書多用俗字
如古文景字尚書變為影古文敕字尚書變為勅變爾
女之女為汝變多藝為藝秦始皇改皐為罪尚書乃用

罪字漢文帝改對為對尚書乃用對字以至變說為悅
變柴為費變慤慤為聒聒變於乎為嗚呼凡此皆用俗
字而代古文也國語曰鮌殛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
羽淵王子年拾遺曰鯀治水無功舜殛鯀於羽山化為
玄魚入於羽淵鯀字或從玄魚也二說怪誕不經君子
當略而弗論

中興

烝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

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
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案中字有鍾衆二
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
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
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
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宗謂之中興周
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中興漢之
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

嘗衰矣元帝能再造晉室故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若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詘之類皆當音鍾蓋義當音鍾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妄舉也

柴

周禮雍氏春令為阱獲秋令塞阱杜獲鄭氏注曰書柴
誓啟乃獲斂乃阱蓋柴者古文費字也科斗古文尚書
用柴字孔安國以隸古定之故變為費字以至論語為
費宰以費畔春秋師師圍費季氏城費之類皆變古文
為隸字也柴亦作鄴亦作費許慎說文曰柴音祕魯
東郊地名也廣韻曰鄴亦作費邑名在魯又列柴字曰
魯東郊地名也蓋柴者古文也鄴費皆隸文也廣韻當

先列柴字而以鄫費二字續之為是而乃先列鄫費二字訓曰邑名在魯後又別列柴字訓曰魯東郊地名殊不知邑名在魯者乃東郊地名也一事而分兩訓盖不悟其柴為古文也當鄭氏注周禮時尚知用古文自漢以往古文幾絕矣今禮部韻略收鄫費二字而不收柴字可以見也又如藺字乃俗書副字玉篇既出副字又別出藺字泝字乃古文流字玉篇既出泝字又別出流字皆字書之訛也史記魯世家曰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裴駰注曰尚書作柴誓然則司馬氏假借用肸字肸非古文柴字也許慎說文作柴為比下米與比下米一也

鳥獸言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注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觀國案二隸所謂與鳥獸言者乃人言也非鳥獸言也蓋人與鳥獸言而鳥獸喻人之言也若謂鳥獸言而人有曉之者誤矣前漢武帝紀

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曰馴象者教能
拜起周章從人意也顏師古注曰能言鳥即鸚鵡也蓋
馴象喻人言故能拜起從人意儼馬與此同也能言鳥
者人教之言非人教之則不能言今世多有之凡此皆
人言而鳥獸喻人之言非鳥獸自能言而人曉之也春
秋僖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且聞牛鳴而知其生三
犧猶今人有聞人聲鵲鳴而能知其吉凶禍福者蓋自

是一術數介葛盧聞牛鳴能以其術數求之當知生三犧非牛能言之也介葛盧神其事而文其辭耳譬猶東方朔射覆之義也若謂牛音云生三犧皆用之則厚誣天下矣列子曰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此蓋因左氏傳有介葛盧之語而為之說亦寓言方外者所不厭其怪也

獲

尚書費誓曰杜乃獲斂乃穽孔安國傳曰獲捕獸機檻

陸德明書音義曰獲華化反周禮雍氏春令為阱獲秋
令塞阱杜獲又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鄭氏注曰阱
穿地為塹也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施柞鄂於其中陸
德明周禮音義曰獲胡化反禮記中庸曰予知驅而納
諸罟獲陷阱之中陸德明禮記音義曰獲胡化反觀國
案廣韻去聲獲胡化切木名也入聲獲胡郭切柞鄂也
阱淺則施之以此考之則阱獲之獲當音胡郭切其胡
化切者乃木名也陸德明諸經音義皆誤矣

酺

前漢文帝紀詔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服虔注曰酺音蒲文穎注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酺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注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觀國案周禮族師曰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箋曰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

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陸德明周禮
音義曰酺音步蓋六鄉有鄉大夫興賢者能者而以禮
禮賓之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賓之
也有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有黨正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惟族師閭胥比長則無飲酒之禮族師所掌
百家乃五比四閭之民也無飲酒之禮則曠於長幼
貴賤升降揖遜之儀故因春秋祭酺以除人物裁害而
聚此百家以飲酒使知獻酬之節然後孝弟睦婣有學

者可書矣然則春秋祭酺者歲二酺也故後之里社聚飲者亦謂之酺漢律無故羣飲者有罰因恩詔賜酺而後始得會聚飲食焉賜酺五日者使得會聚飲食五日也井田之灋已廢而酺之名猶在故也顏師古乃曰酺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酒為酺此非賜酺之本意也許慎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盖王德布者謂恩賜也酺乃祭名也非王德之名也廣韻酺音蒲而步字韻不收酺字當讀音蒲為是今汴京城西有酺池乃因酺

而得名者矣

壺瓠

爾雅釋木曰棗壺棗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甗郭璞注曰瓠壺也既曰壺瓠也又曰瓠壺也則壺瓠一物矣觀國案尚書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則古之人以壺瓠通用為一字也故七月詩曰八月斷壺毛氏傳曰壺瓠也後漢郡

國志河東垣縣有壺丘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襄公元
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南
有壺丘亭凡此皆以壺為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幹
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鵲冠子曰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蓋
皆通用之也瓠亦讀音壺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蘆瓢
也

魯

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

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
觀國案春秋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共仲殺子般又弑
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魯之君臣
嘗相弑矣躋僖公立煬宮丹桓公楹刻桓公桷閏月不
告朔宗婦覲用幣則魯之禮嘗變矣季氏八佾舞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襄仲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魯之樂
嘗變矣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則魯之刑嘗變矣宣
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則魯之法嘗變矣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
季氏則魯之政嘗變矣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
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則魯之俗嘗變矣明堂位之言蓋
美魯也然美魯不當如此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
別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
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吳魯同姓魯昭公取吳
姬是謂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吳孟子論語陳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取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且孔子豈不知昭公
取同姓之為非而曰知禮者孔子為魯諱也故禮記於
坊記則具言昭公之失蓋記禮者無所諱故也明堂位
乃曰君臣未嘗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其誣後世
耶

吳吳

絲衣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
氏傳曰吳譁也鄭氏箋曰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及譁

不敖慢得壽考之休祥陸德明毛詩音義曰吳胡化切
敖五誥切泮水詩曰烝烝皇皇不吳不揚鄭氏箋曰吳
譁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不諠譁不失聲也陸
德明音義曰吳音話觀國案玉篇廣韻曰吳胡化切大
聲也故史記封禪書曰鼎至甘泉公卿大夫請尊寶鼎
引詩曰鼐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然則本用吳字
或變為吳耳吳亦有大聲之義然既變用吳則不可音
吳為胡化切蓋吳字未嘗有胡化切之音故也史記漢

武帝紀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鬲鬲及萬不虞不
驚胡考之休又變吳為虞蓋司馬遷於封禪書用吳字
於武帝紀用虞字何其相遠如此案字書吳字五乎切
虞字麋俱切二音不相通雖云假借其失經意遠矣後
漢戴就傳曰燒鍛斧使就挾於肘腋章懷太子注曰鍛
從吳毛詩曰不吳不敖又引何承天纂文曰市今之鍛
也又引張揖字詁曰鍛音華觀國案字書鋸音華鑿也
章懷太子注曰鍛從吳蓋吳與吳古人通用之當為鍛

鍔二字通用史借為鍔耳

屬

周禮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氏注曰
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觀國案字
書無以屬音注者當音屬為聯屬之屬蓋七屬六屬五
屬者綴札聯屬之數也合甲最堅其次兕甲又其次犀
甲堅甲聯屬少而柔甲聯屬多此自然之理也音屬為

注實為無義前漢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如淳注曰上身一髀禪一趺
繳一凡三屬也顏師古曰屬之欲反觀國考魏氏三屬
之甲亦聯屬之屬音蜀是也顏師古音之欲反誤矣觀
國按古之為甲皆以革為之故函人用犀兕之革為甲
合甲者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函人曰比為甲
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又曰凡察革之道蓋函人一官皆
言用革為甲之法此周制也不言以金為甲則知古人

唯用革甲而已出其東門詩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野
有蔓草詩曰君子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漆消詩曰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中庸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樂記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孟子曰
兵革非不堅利也家語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
之達於犀革淮南子曰貫兕甲於三百步史記禮書曰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前漢藝文志曰後世燿金為刀
割革為甲凡此皆言以革為甲未聞用金甲也然則用

金為甲者秦漢以後乎釋名曰甲亦曰介亦曰鎧故苻
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蔡文姬詩曰金甲耀朝日杜子
美詩曰未聞細柳散金甲凡言金甲皆見於後世也事
有出於古人創法而後世更加精者甲之類是也

復履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
德陸德明音義曰復音服又扶又反成公十八年夏楚
子鄭伯代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左氏傳曰鄭伯侵宋

遂會楚子代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
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
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陸德明
音義曰復入扶又反復歸音服觀國案字書復有二義
扶又反者其義則再也若隱公四年左氏傳曰諸侯復
代鄭桓公元年左氏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之類是也
音服者其義則反也若周易復卦詩宣王復古之類是
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所謂復修舊德者乃再修舊德

也當音扶又反十八年傳曰復歸復入者乃反歸反入也當音服陸德明皆存兩音則何所適從也又襄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吳侵楚養叔曰子為三覆以待我杜預注曰覆伏也陸德明音義曰覆扶又反觀國案字書覆亦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蓋覆也音福者其義則敗也倒也為三覆以待我者為傾覆之兵以伺我而發也若成公傳所謂覆師徒所謂傾覆我社稷若襄公傳所謂傾覆無所控告所謂大懼社稷之傾覆此類是已而

陸德明於三覆音為扶又反誤也

弔

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瞻卬詩
曰不弔不祥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又音的觀國案字
書弔字去聲多嘯切弔生曰嘯弔死曰弔也入聲都歷
切至也此二音分二義不同考節南山瞻卬詩言不弔
者至也當作都歷切而陸德明於瞻卬詩列兩音者不
能考其義而別之也又於節南山瞻卬詩皆音曰如字

所謂如字者讀為多嘯切亦非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弔生不及哀曲禮曰知生者弔又曰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檀弓曰魯婦人之髻而弔又曰死而不弔者三周禮曰以弔禮哀禍哉凡此類皆多嘯切者也大誥曰弗弔天降割於我家君奭曰弗弔天降喪於殷盤庚曰弔由靈費誓曰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天保詩曰神之弔矣凡此類皆都歷切者也義各有所歸不可混而無別

亟

亟字書史中用之最多一曰欺冀切一曰紀力切義若相似而難於區別觀國案字書欺冀切者數也紀力切者急也無衣詩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蓋言數用兵也東門之枌詩曰亟會於道路蓋言數會也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亟請於武公蓋言數請也成公十六年傳曰吾先君之亟戰蓋言數戰也少儀曰亟見曰朝夕蓋言數見也講武類禡詩曰屢豐年鄭氏箋曰屢亟也

蓋言數豐年也前漢刑法志曰師旅亟動蓋言數動也
如此類亟字並音欺冀切其義則皆數也靈臺詩曰經
始勿亟蓋言勿急也七月詩曰亟其乘屋蓋言急於治
屋也何人斯詩曰爾之亟行遑脂爾車蓋言急行不暇
脂車也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乃亟去之蓋言急
去也定公五年傳曰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蓋言周
急也昭公五年傳曰屑屑焉習儀以亟蓋言以習儀為
急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蓋言受命之急也如此類亟字並音紀力切其義則皆急也以此考之則亟有二音自分二義各有區別矣亟棘革三字皆訓急文王有聲詩曰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注曰棘急也革亦讀音棘故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猷聿追來孝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古人以棘革二字通用也抑詩曰俾民大棘江漢詩曰匪疚匪棘雨無正詩曰孔棘且殆凡此言棘亦皆訓急也禮記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氏記曰棘戟也引春秋傳曰子

都拔棘廣韻棘字注曰棘小棗又越戟名廣韻璚字注
引埤蒼云垂璚地名出美玉而左氏傳孟子皆只作棘
字蓋不害於義也

假

假古雅切與櫟同音又古訝切與稼同音又古伯切與
格同音又胡駕切與暇同音其與櫟同音者大也其與
稼同音者借也休假也其與格同音者至也其與暇同
音者嘉也長發詩曰昭假遲遲雲漢詩曰昭假無羸泮

水詩曰昭假烈祖噫嘻詩曰既昭假爾烝民詩曰昭假於下凡此詩言昭假則同而陸德明音義於長發雲漢詩則音古雅反於泮水噫嘻烝民詩則音古伯反凡分兩音則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格為是文王詩曰假哉天命雖詩曰假哉皇考二詩言假哉則同而音義於文王則音古雅反於雖則音胡駕反凡分兩音者亦非也考其義皆當音古雅反為是若夫假樂嘉成王音暇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音暇小弁詩曰假寐永嘆音櫛那

詩曰湯孫奏假音櫓思齊詩曰烈假不瑕音櫓烈祖詩曰駸假無言以假以享來假來饗音格玄鳥詩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音格凡此詩各有一義其音亦與義通也至於假道於虞以伐虢音櫓王假之音格之類皆顯然無疑者孫諤申明禮部韻略謂假字許於上聲去聲通押今考左氏傳曰假許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止當用上聲音櫓去聲唯有休假之義雖有借貸意而經書未當用之難於通押文士亦用假字為遐字前漢禮

樂志郊祀歌曰沆沆四塞假狄舍處顏師古曰假即遐
字假狄遠夷也說文作假亦通用假耳說文曰段古雅
切借也於篆為段又段字徒玩切分段也於篆文為段
蓋段字如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雩段縣假暇遐蝦
霞之類皆從段也段字如前漢段會宗後漢段光段珪
唐段成式鍛服蝦蝦擬之類皆從段也段段二字偏旁
不同然其形易於相亂應當分別魏有段干木乃複姓
段干而名木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

封於段干裴駟注曰段干魏邑名有段干木段干子田
段干朋蓋因邑為姓也前漢班固幽通賦曰木偃息以
蕃魏兮乃舉段干木之名也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
六築冶鳧臬段桃而段氏闕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土工
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鄭氏注曰金工築冶鳧臬鍛
桃而陸德明音義曰鍛丁貫反蓋古之周禮傳者非一
本鄭氏用鍛字必別本周禮而今世所傳周禮作段字
亦當讀作丁貫反且攻金之工當用鍛字耳鍛段通用

乃一義也

副革

生民詩曰不圻不副無苗無害曲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陸德明音義皆曰副字逼反觀國案周禮大宗伯以鬴辜祭四方百物又鬯人曰凡鬴事用散陸德明音義皆曰鬴字逼反蓋副與鬴一字也副乃鬴字之半耳鬴辜者鬴牲胾磔裂之以祭四方百物之神也酒尊無飾謂之散尊鬴事用散尊散列不一也為天子削瓜者

副之則既削又四析而橫斷之也為國君者華之則中裂之而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累俛也為士寔之去寔而已不拆不副者無分裂之患也副副皆取四達開裂之義字書當於入聲收副字在福字之下乃立兩字各為訓義非也鹿鳴詩曰食野之苹毛氏傳曰苹萍也鄭氏箋曰苹蘋蕭觀國案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璞注曰萍水中浮萍爾雅又曰苹蘋蕭郭璞注曰今蘋蒿也然則苹與萍乃二物其字不相通用詩曰食野之苹食

野之蒿食野之芩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
革非萍矣蘋蕭是也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曰自從食萍
來唯見今日美五臣注文選曰萍革也食革之詩天子
宴諸侯也靈運以食革為食萍五臣謂萍革也皆誤矣
玉篇曰革萍也又蘋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為
說也亦誤矣

竿旂

周禮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竿彝黃彝鄭氏注曰竿

讀為稼稼彛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竿音稼禮記明
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竿鄭氏注曰竿畫禾稼也陸
德明音義曰竿音稼觀國案字書曰竿古雅切玉爵也
故行葦詩曰洗爵奠竿音義曰竿古雅反周禮鬱人曰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竿之卒爵而飲之音義曰竿古雅
切以此觀之凡竿字皆當讀為古雅切畫禾稼者竿之
飾而遂改竿音稼恐非義也司馬溫公詩話曰庭燎詩
云夜鄉晨言觀其旂旂當讀音芹而釋音為祈或言周

人土語謂芹為祈觀國又案采菽詩曰觶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泮水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此二詩與庭燎詩旂字皆與芹晨同韻則旂當音芹可知也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辰龍尾伏辰杓服振振取號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舉此言之則旂當音芹亦可知矣旂字當有祈芹二音字書不收芹音蓋闕典也

敦

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為敦丘郭璞注曰成猶重也音義
曰敦都昆反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東都有頓丘縣顏師
古注曰丘一成為頓丘以此知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
者敦當讀作頓若爾雅釋天曰太歲在子曰困敦音義
曰敦音頓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敦丘為都昆反
誤矣爾雅釋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郭璞注曰敦孟也
音義曰敦音堆觀國案字書去聲敦字都內切珠盤玉

敦也然則爾雅云如覆敦者是若覆孟狀玉敦之形亦如孟貯插血之酒於玉敦當讀覆敦之敦為都內切若周禮戎右曰盟則以玉敦辟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音義皆音敦作對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覆敦為堆誤矣爾雅釋丘凡有兩敦丘而音義皆誤訓之蓋敦字旁音最多故易於疑亂如東山詩曰敦彼獨宿箋曰敦敦然獨宿於車下讀敦作都回反又曰有敦瓜苦訓曰敦專專也讀敦作徒端反行葦詩曰敦彼行葦訓

曰敦聚也讀敦作徒端反又曰敦弓既堅訓曰敦弓畫弓也音敦作雕觀國策許慎說文曰弣音雕畫弓也然則本用弣弓詩人假借用字為敦弓讀音雕是也常武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箋曰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也觀國策敦字徒端切者其義則聚也陳聚其兵於淮上當讀鋪敦之敦為徒端切而鄭氏箋乃欲改敦為屯其取訓遠矣有客詩曰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閼宮詩曰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二詩音義皆音敦

為都回反此二詩言敦皆敦治之義讀音都回反是也
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蒲
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氏注曰敦讀曰燾燾覆也
棺在殯則椁燾觀國案檀弓曰天子龍輅而椁燾諸侯
輅而設燾鄭氏注曰燾覆也鄭氏注司几筵每敦一几
讀敦作燾蓋用檀弓之文以訓之耳然讀敦為燾於音
訓不相附近而取義迂遠今案司几筵之文乃喪事設
席設几者也敦當讀音徒端切其義則聚也每席聚處

設一几則文與義通矣若夫數數變易字形而為之音訓不唯取義太遠而導多疑於後學是誰之過與

春秋經字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注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裴駰注曰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前漢司馬遷傳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顏師古注曰一萬之外即以

萬言之故云數萬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觀國案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張晏云萬八千字非也太史公論春秋豈以公羊傳叅計其文數耶裴駢注亦非也顏師古云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觀國案前漢食貨志曰發吏卒間歲萬餘人齊王僧孺有書萬餘卷梁沈約有書二萬卷蕭勵聚書三萬卷前漢藝文志曰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又食貨志曰發車

三萬兩然則古人於一萬之外則稱萬餘至二萬則稱二萬至三萬則稱三萬自一二三萬之外則差多矣故稱數萬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又食貨志曰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又曰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故凡言數萬者差多也不止乎一二三萬也猶之數十數百數千也積十之多為數十積百之多為數百積千之多為數千是則積萬之多乃為數萬春秋經萬六千餘字當言文成萬餘而云數萬者太史公之言不確

也而顏師古又云一萬之外謂之數萬其注釋亦不確也譬如易大衍之數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訓之曰二篇之策數萬可乎若孟子題辭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而變之云其文數萬則言意合矣以此觀之則顏師古之訓不確益可知也

曲臺

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顏師古注曰曲臺

殿在未央宮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曲臺后倉九篇如淳
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引漢官
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注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
此行禮也觀國案前漢藝文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於學宮以此觀之則后倉所說曲臺記非獨射
禮而已也天子大射雖在曲臺而后倉著書則不專為
射也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普授夏侯欽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子榮然則禮學相傳如此之盛其書今在者禮記儀禮是也曲臺所記不止乎射禮亦可知矣

法言

揚雄法言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前漢外戚傳曰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為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帝

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諸呂居中用事則太后心
安法言云十二齡而漢書云十五者者觀辟疆啓陳平
之語殆非十二齡所能言當從漢書年十五也法言曰
蔡生欲安項咸陽項不能移又烹之前漢項羽傳曰韓
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觀國案史
記項羽紀曰人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烹說者史記但
言人或說項王而不言其人姓名蓋以其人不足書也

班固作漢書欲致其詳故載其姓名曰韓生然古之作漢書者非一家揚雄班固各以其所傳漢史而用之故在揚雄則言蔡生在班固則言韓生揚雄法言乃王莽作安漢公時所撰班固在後漢永平間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寔之以韓生也法言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觀國案史記漢書叔孫通傳皆曰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此云魯而法言云齊魯者法言方論齊魯有

人臣而繼以叔孫通召諸儒故亦言齊魯承上文言之也法言問神篇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何其雜也重黎篇曰或問太史遷曰實錄君子篇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多愛不忍子長也觀國案雄論太史公始言雜者不純乎仁義也中言實錄者不虛美不隱惡也末言聖人將有取焉者亦可取而用之也又曰多愛不忍則於去取之際未為勇決然則雄論太史公可否相半故其設對問者三意

各不同也班固作司馬遷傳贊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而法言所論殆責備於賢者之論也

孔子誄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史記孔子世家曰

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前漢五行志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觀國案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十月之交詩曰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閔予小子詩曰嫺嫺在疚然則魯哀公誄孔子之辭蓋集詩辭而為誄辭耳書史引孔子誄惟史記與左氏傳辭同蓋司馬遷采左氏作史記則辭同可知也檀弓所記禮尚簡要漢書

五行志記災異之迹而已故所載誅辭皆不全也字書
曰愁魚覲切且也傷也閑也不愁遺一老者不且遺一
老也鄭氏箋詩曰愁者心不欲自彊之辭所謂心不欲
自彊之辭亦且也春秋昭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愁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杜預注曰愁發語之音
觀國案此愁字亦且也發語之音多端不特此一字耳
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杜預注
曰愁缺也觀國案愁缺者即字書所謂傷也

三等國

周之封國分為三等有次國有次國有小國周禮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春秋成公三

年左氏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觀國案此乃五等之諸侯分為三等之國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五等之諸侯出封有國則其禮儀名數分三等之國而定其制焉周禮大司馬所言乃三等之國所制之軍也孟子所言乃所制之地也王制與左氏傳所言乃所制爵祿之位也周禮行人上公之禮其數皆以九諸侯諸伯之禮其數

皆以七諸子諸男之禮其數皆以五此乃所制三等之命數也又司儀曰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此乃所制三等擯相之禮也王制曰三公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此言三等之服也周之封建之法唯此而已故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子高子上卿也管仲畏於義而不敢踰焉至周之哀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無復遵分守而盟會之際方且爭長焉吳
楚之君自稱王春秋削之而書之曰吳子楚子其它僭
竊踰禮制者不可勝數文武周公之法至是其敝乃如
此何耶

矜

大田詩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釋音曰
矜古頑反烝民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釋音曰矜古
頑反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釋音曰矜古頑反觀國案矜字
皆音作古頑反者讀矜為鰥也然鴻雁詩序曰萬民離
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
其所焉而其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既曰矜人又曰鰥寡故作詩序者以為矜寡無不
得其所焉然則矜寡之矜不可讀為古頑反亦明矣毛
氏詩傳曰矜憐也偏喪曰寡鄭氏箋曰矜人可憐之人
也所謂矜寡者離亂失所羈獨可憐之人也矜字當讀

為居陵反而陸德明釋音皆音作古頑反非也春秋昭
公元年左氏傳亦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乃改矜
寡為鰥寡者左氏多假借改易詩書之字取其意通而
已若援此而遂音矜為鰥則于鴻雁詩辭大不合也小
旻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春秋僖公二
十二年左氏傳引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乃改兢兢為矜矜者兢兢戒慎之意與矜矜不同故無
羊詩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則矜矜兢兢自

是兩意左氏改戰戰兢兢為矜矜假借而已釋音當隨其所用之字而訓之不當遽讀矜為鰥也矜又巨巾反亦作矜字書曰矛柄也史記淮南王安傳曰非直適戍之衆鑿鑿矜也賈誼過秦論曰鉏耰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鎗也前漢徐樂傳曰起窮巷奮棘矜顏師古注曰棘戟矜戟之把也杜甫寄峽州詩曰張兵撓棘矜蓋用此事耳

沓

十月詩曰嘽沓背憎職競由人毛氏傳曰嘽猶嘽嘽沓猶沓沓鄭氏箋曰嘽嘽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釋音曰沓徒合反觀國案字書嘽沓語多也嘽亦作譟茲損切沓亦作諧徒合切其字從口或從言其義一也詩人多用省偏旁之文故用沓字乃諧之省文耳核其義則沓者重也合也列子曰鏑矢復沓方矢復寓前漢郊祀歌曰騎沓沓左太冲吳都賦曰雜沓縱萃凡此沓字皆重也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鄭氏箋曰鞶之言沓所

以彊沓手指前漢趙皇后傳曰昭陽殿上銅沓冒凡此
沓字皆合也此皆沓字本義無語言多之意孟子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此與詩噂沓之沓相類
無誠心之意也春秋僖公十五年左右氏傳引詩曰傳沓
背憎職競由人亦循詩用沓字而用傳字者案字書傳
衆也與噂義不同左氏假借用字耳唐書許敬宗傳曰
敬宗贅沓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此沓字讀為

它合切蓋貪婪之稱也

六尺

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觀國案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氏注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又案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

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則六尺者十五歲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皆征之也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自十五歲以至六十五歲皆征之也征之者謂給公上之賦役也國中近而復多役少故二十歲始征之比野晚征五年也六十歲而免比野早免五年也野遠而復少役多故十五歲則征之比國中早征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晚免五年也其升降早晚皆以五年為率此周之

成法也以此觀之則六尺之孤為十五歲可知矣孔穎達周禮疏引鄭氏注論語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案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後漢明帝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章懷太子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此乃用鄭氏之說也

朋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鄭氏箋
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前
漢食貨志曰王莽變漢制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元龜
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蘓林注曰兩貝為朋朋
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又有公
龜壯貝十朋伯龜幺貝十朋子龜小貝十朋是為龜寶
觀國案鄭氏箋詩曰五貝為朋王莽變法以兩貝為朋
者廣韻朋字注云五貝曰朋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

以此知古以五貝為朋至王莽改其名品更以兩貝為朋耳易損卦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卦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案此二爻皆在中正之位以柔謙自居而天下之美利不期自至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以譬則羣賢皆願為用者也而王弼注釋以朋為朋黨非也許慎說文曰貝海介蟲也玉篇曰貝如車渠又貝甲也古貨貝而寶龜前漢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顏師古注曰貝以表飾然則龜貝古人記此以

為寶貨而朋則其名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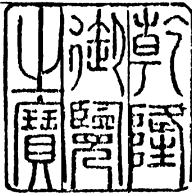
寘填塵

桑柔詩曰不殄心憂倉兄填兮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喪亡之道滋久長也釋音填音塵呂旻詩曰兢兢業業孔填不寧鄭氏箋曰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瞻卬詩曰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幽王不愛民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觀國策東山詩曰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毛氏傳曰烝

寘也鄭氏箋曰蠋蛸蛸然持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
古者聲寘填塵同也釋音曰寘填塵同音田又常棣詩
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傳曰烝寘也戎相也鄭氏
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矣猶無相助已者
古者聲寘填塵同也以此觀之則寘填塵三字皆同音
田也而釋音於桑柔召旻瞻卬詩又皆音填為塵者乃
鄭氏箋所謂寘填塵同聲蓋田塵二音通讀之耳其義
則寘填塵三字皆訓久也南有嘉魚詩曰烝然罩罩鄭

氏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喻求賢之遲也爾雅
曰塵久也於東山常棣詩訓烝為寘於南有嘉魚詩訓
烝為塵則寘塵同聲可知矣若夫小宛詩曰哀我填寡
宜岸宜獄毛氏傳曰填盡也鄭氏箋曰我窮盡寡也此
填字專讀音田卷耳詩曰寘彼周行此寘字專訓為置
止之寘無將大車詩曰祇自塵兮此塵字專訓為塵垢
之塵蓋詩非一人之所作其用字各有旨趣亦不可一
槩論也填陟刃切與鎮同義史記封禪書曰歲星填星

又太史自序曰以填江淮之南又齊悼惠王世家曰大
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前漢郊祀志曰獨見填星出又
母將隆傳曰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又王莽傳曰屯雒陽
填南宮又田蚡傳曰上所填撫多蚡賓客顏師古注皆
曰填竹刀反至後漢書則皆用鎮字其義一也



學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林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曹躍淵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三

宋 王觀國 撰

名諱

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太
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胥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
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
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為書之篇目也然則夏商
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
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斥其父之名
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罔命曰發號
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
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其孫有昭王此立謚之字與
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
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

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為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
敖范獻子聘于魯問具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
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
武公之後是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
可知矣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為中軍宋武公
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為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
避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
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為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

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雞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為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前漢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恒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為常山郡自此北嶽恒山改為常山也漢景帝名啟故史記改微子啟為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為通侯蒯徹改為蒯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之徹為通

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荀況改為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
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
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宣帝為皇曾孫時名
病已至是改為詢其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
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
為省中前漢孔光傳曰孔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
光武名秀故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郡壽良
縣改為壽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

姓嚴前漢藝文志莊忌改為嚴忌莊助改為嚴助莊尤
改為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為嚴公楚莊王改為
楚嚴王異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為昭嚴又班固叙傳
謂老莊之術為老嚴之術謂莊子為嚴子之類是也漢
殤帝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為林慮縣之
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姓慶者皆改為賀
氏鍾慶純改為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
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不

用泰字鄭泰郭泰傳皆改為太字而兩傳文並稱鄭公
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案後漢安帝名祐而
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殤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
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范曄於漢臣名犯漢帝之
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于父而畧于
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為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
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為王明君經史中昭穆之昭本音
招以避晉文帝諱皆呼昭音韶徵招角招亦音為韶而

經史釋音並音昭作韶矣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高州
為趙州石勒諱胡字故本草呼胡萎為香萎呼胡瓜為
黃瓜又諱勒字呼羅勒為蘭香羊祜牧荊州荊州人為
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乞
不與侍中王愉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
他郡于是改會為鄒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稷為永寧太
守以父名永故改永寧為長寧王彧字景文名與宋明
帝諱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

同故季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獻字元德當晉太元末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獻字犯晉元帝名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之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為內書省凡中字皆改為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改為永平郡廣宗縣改為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昞故唐人文字改虎為武改昞為景唐高祖名淵故名

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公孫淵改稱公孫
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為世書民
為尸又改業為秦以避世字改昏為昏以避民字而唐
人文字皆改民為人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
治為理武后名曌音照故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
為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為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
彘韋思謙本名仁約以近武后父名為嫌而以字行唐
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

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亶以近睿宗諱改為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為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亶故亶州改為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為作諱辨是也朱溫祖名茂琳改戊為

武至今北人呼戊為武又溫父名誠溫篡唐居汴州人為諱城字故韋城考城胙城襄城等縣至今但呼為韋縣考縣胙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國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為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

何以別之哉唐書太宗子紀王慎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實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文則事備故有諱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為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鯀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為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于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爾戰而敗績豈遽爾為愚人

耶周平王為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于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繇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嘗為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為孔子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
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
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為酒也又
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
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
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鳧受數斗盛馬乳桐
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晉灼

曰捫音挺捫之捫觀國案捫馬者乃官號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捫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為捫馬耳若然則太僕有捫馬令一人有捫馬丞五人有捫馬尉一人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捫馬者乃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捫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為義故曰捫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

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捫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以見志曰河間獻王獻雅樂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煜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及即位乃下詔罷樂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

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
師學乃習樂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冗員
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者以此七十
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捫馬之所用也
蓋捫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捫馬所用之酒
太官合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于太官而使之
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
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

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為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聲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以給為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于漢書注釋之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撞桐之義又謂桐為

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注曰耳孫者玄孫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觀國策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為王又

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
王玄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
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為曾孫是也若以耳音仍則誤矣
又匈奴傳曰握衍朐鞞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以匈
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
之則握衍朐鞞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
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
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
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
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常在水中
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觀國案禮記
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
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
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泰伯虞仲知

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犇荆蠻文身斷髮蓋自同于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犇荆蠻則見忌于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為秦王時功既高矣建成元吉不知幾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傷害則其說疎矣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

所好也非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龍子之語爾

酎酒奪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酎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服虔注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顏師古注曰酎文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觀國觀古之諸侯

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于奪爵失侯今酎金不如法臯
不至于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其重者讀食貨志
然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西羌侵邊齊相卜式
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
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
人案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
反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

武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覲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於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酎金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酎金之辜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淫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其辜與刑頗不從類觀國案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

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
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
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
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實武帝
私忿之刑故臯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武之紀亡則知
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

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觀國案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被歌聲者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謂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也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為歌曲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為歌曲矣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亦用為歌曲矣徐

陵曰奏新聲于度曲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于令甲觀國案古之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流離饑寒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

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筮長短有數章懷太子注曰令丙為篇之次也蓋筮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目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槩稱曰著于令甲則非也世之符祝之巫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符呪者以為言觀國案漢以來朝廷行詔勅約束之文其末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

東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目
自舉矣巫覲符咒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
臣民也故符咒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必
有勅字故符咒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
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
濟翁誤矣揚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
如視忽忽眇綿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案
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

及民已犯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
此荅先知之問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案甲
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
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于民始則三令
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于天下
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祀于郊觀國案先甲三日為

辛後甲三日為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
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又成
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
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襄公元年
夏四月辛巳郊尚書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召誥篇
曰丁巳用牲于郊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
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非也案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開元者唐高祖所換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以年號鑄文者唯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皆寢罷然則終唐三

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母怪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
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
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
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
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
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

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巳觀國案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巳二校

尉是戊巳校尉為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
於車師前王庭爾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巳土也
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巳為名既專主屯田於車師
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
烏孫壘城于西域為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
護實都護之職戊巳校尉所不預焉况車師王庭亦非
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
戊巳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為戊巳校尉屯

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為戊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
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
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
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
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觀國案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
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

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緩刑貶減也雨無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為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訾爾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瞍瞽瞍父曰蟠牛蟠牛父曰句
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又
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觀國案舜禹同時人
也同出於顓帝之系是為同姓然自顓帝歷六世而至
舜自顓帝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其世
次脫誤司馬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故後世無所考
焉蓋自戰國迄于秦火譜系散亡而同姓異姓混而無
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鄆郕文
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盾
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子為文之同姓也武之穆
四國皆武王子為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
之同姓也同姓不可為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
昭公知禮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蓋吳實泰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
姬是為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

也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
人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
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
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
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
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也春秋之際同姓之
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泰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杜預曰：桓、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無罪而且殺之，而況于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為姓。至周，封于陳，為胡公。十三世奔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

魏郡元城為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
師古注曰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
之女莽傳又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
以為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訢傳曰訢
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薨子譚嗣譚薨子咸嗣王
莽妻即咸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
別故為婚娶觀國案莽自序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
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為魏郡人然

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雖無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訢莽同為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為異是異居也非異宗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惟一字無以二字為名者觀國案前漢匈奴傳曰漢造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時王莽奏令中國

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
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
遣使者答諭厚賞賜馬又前漢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
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
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
慕從聖制由此觀之則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
名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為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

漢制則不改故終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注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

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
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觀國考諸家說
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
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
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
私平允而稱為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宣以佐史無害
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
召為大廐丞又張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

言大府調為茂陵尉又杜周為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
害凡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於時也凡不侮文
不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為酷吏矣
蕭何能輔之以道則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
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湟
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

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
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
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船此
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觀國案今全桂二
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出至山下則分流為二其
一向南流者為離水其一向北流者為湘水其地在漢
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離水南過桂林入蒼梧尤為
嶮澀蓋兩山之間亂石激水或石灘延亘屈曲湍瀧舟

之行也縈回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
夫船下安戈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況于山谿石
險之水乎戈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
故謂之戈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
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五帝紀

史記本紀首叙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嚳四
曰帝堯五曰帝舜觀國繁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世者耳堯舜之前非無告命之文諒其實畧不足垂法於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

繩而為罔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日中為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
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
之有帝統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
在可紀而史冊削去三皇惟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
為不足紀與以為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
嚳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
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為五帝而獨遺

少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堯舜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觀國案太史公作史乃採摭經傳而為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于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于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
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
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
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
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為序
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
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
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

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為閔位不當五德之序觀國案周至赧王為秦所滅秦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為閔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于魏之土以魏之土而傳于晉之金以為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為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

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外域之入據者耳居北朝者曰
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
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
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
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
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
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
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

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阮逸注曰周木
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
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
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
所勝為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為序或以所勝
為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為序皆無定論蓋堯舜
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
亦贅矣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

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何休解曰夫子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麇知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西金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烏夫子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

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國案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以褒貶之法修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所書之事而已魯史記之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記所書止于此故孔子于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魯史記而創增其說矣

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
二日春秋亦書二日不改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
書獲麟則孔子豈遽增其事哉冬獵曰狩于春書狩者
譏哀公變禮也言西而不言地者譏遠狩而非一地也
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于畋也魯史記止于
此故孔子亦絕筆于此若謂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
則非也案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
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為傳故

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魯

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邾射以

句繹來奔與邾庶其

襄二十一年

莒牟夷

昭五年

邾黑肱

昭三十一年

年三叛人同而不在三叛人之數是以知作春秋時魯

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考之則哀公十四年止

書春而不書下三時又何疑哉觀國竊謂孔子作春秋

以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識

緯之書皆虛怪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

春秋則誣聖人甚矣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昭襄王滅周自秦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年然則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七十有四年其間十二諸侯變而為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為一是則滅周者秦也及秦衰然後漢乃興蓋其反覆變態授受不一孔子乃預知劉李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誰欺耶謂漢以火代周之木則為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于木精赤帝

血書赤烏皆不經怪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以
釋經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形聲耳西狩止有
西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與刀義
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卯金刀為
劉貨泉為白水真人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劉字從卯
不從卯貨字從貝非真字字書與本史必有一誤觀國
案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已如以天保為一大人只
十以甄舒仲為予西土瓦舍中人以董為千里草以趙

為小月走以亨為二月了以卓為十日卜以李為十八
子以昌為二日以岳為丘山以運為軍走以隆化為降
死以業為苦未以三刀為州以召刀為劬以破田為丑
凡此皆象形取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為
武反正為乏毀則為賊皿蟲為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
于亥有二首六身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
之年後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為誣而況圖緯之家多
鄙俗之語尚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
始論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後詔丞相陳平盡差列
侯之功觀國案十八侯者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
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
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

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也高后二年盡差列侯之功
總一百五十三人皆在功臣表今考十八侯之位次張
敖本無勲勞而居第三張良陳平佐高祖定天下而不
預十八侯之列此其可疑也觀國竊謂當時吕后以魯
元公主之故曲意取張敖為第三非天下之公論也張
良陳平雖無被堅執銳之勞然實謀主也蕭何以謀主
而佐漢與張良陳平一體蕭何居第一而張良陳平乃
不預十八人之末耶然則當時無公論可知矣若謂以

封戶計則蕭何五千戶而張良為萬戶也若謂以封之
先後則張良在六年正月丙午封而曹參以下則在十
二月甲申封也以此觀之則十八侯之位次果非公論
矣至高后二年復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而張良居
六十二在鄂千秋之下陳平居四十七在華毋害之下蓋
列侯之功一百五十三人可謂衆矣張良陳平不應位
次之降如此觀國竊謂高帝崩高后專制諸呂雖未用
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心時陳平為丞相承詔

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所以示無爭功之心而為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平乃居其中實陳平之陰計也人君第功臣必能合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案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實百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人班固誤也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外誤其事數百頗
為詳悉觀國讀唐史于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於
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
士庶名宗儉本傳名倫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
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
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本
傳只作元超世系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薛

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任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
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
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
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
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
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
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宗室世系
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

室進者九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
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
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
三人少崔沅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
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
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
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
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

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弘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策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諶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王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縻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

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七年乃卒今案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桓公也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一年矣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杞武公至杞桓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有三年是杞武

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閹弑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而卒也案史記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弑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弑吳年表猶書五年終於十七年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吳餘昧元年豈餘祭被弑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餘昧始立耶以此考之則

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為將居

中太后悅其哭乃哀蓋呂后獨生惠帝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為太子者欲繼統出于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后不過內欲繼統出于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

廢中宗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
天下已移為周矣非復有唐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
及大臣誅二張中宗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
然後天下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吕后其事大
不相類可知也觀國案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
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于齊及昭公居鄆故春秋書
曰公至自齊居于鄆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曰公
如晉次于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春秋書曰公至自

乾侯居于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春秋又書曰公如晉
次于乾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
故春秋于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
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號時晉帝在平陽
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也
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當其居于均州宜書曰
帝在均州當其遷于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史既不書
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

者為唐正朔設不為其人設也武后淫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避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觀國案易言參天兩地者為一三五為參二四為兩此五行之生數

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
揲著而變為卦爻也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
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
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
始于二終于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
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于先後之意差矣志又

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于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為參觀國策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戒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興則若倚

于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
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為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
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
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
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案班固所訓銅
之義乃金玉之義銅之義不如此也後漢律歷志曰靈
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歷
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

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案此數人言厯皆假圖讖以為言者夫推實厯以較之尚多不密而况假圖讖以為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蔓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案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

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保詩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墀詩毛氏傳曰墀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氏傳曰除道梁滢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所謂除道亦開道也易萃卦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精且備也以此觀之則

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胡詩曰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漢記以除官為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為除官固非美稱如淳誤矣

弧弓

前漢韓安國傳曰匈奴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注

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案顏師古所訓出于易曰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云以木曰弧
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
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
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
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櫪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然則為弓者以木為幹而加
以角筋膠絲漆以為之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

用角豈能為弓哉特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朴故其始創弧矢則弦木為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為弓也有角筋膠絲漆參合而為之史記云宣王立女童謡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服虔注曰檠桑也顏師古注曰檠山桑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檠弧桑弓也禮記曰桑弧蓬矢凡此言弧皆以木為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此又以角為弧是或以木或以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

授射甲革樞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體多
來體寡謂之夾庾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豸侯鳥獸
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樞質者用
強弓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來體多強弓
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為弧弓惟強有力
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所謂弧弓射獵豈
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
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古注
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觀國案石建
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
馬字皆為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建驚曰獲譴死矣
其憂如此之甚者案前漢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
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

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尚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

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
名即以為平章事觀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人
唯大臣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
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為因閱大臣
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
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訛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

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硤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庾敳傳曰敳有重名而聚斂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硤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觀國案兩傳所譽之辭則同一則以為和嶠一則以為溫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案庾敳嘗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敳仕漸顯正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庾敳以此知庾敳所稱者乃溫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

在前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為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觀國案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為壽州總管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即發瘡而薨觀國案秦孝王傳云妃崔氏進毒于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故賜死于家然則夜夢妃而發瘡者悞矣隋柳述傳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煬帝令述召房陵

王述與元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煬帝協謀矯詔執述
巖以屬吏觀國案宣華陳夫人傳曰述巖為勅書以示
楊素素以事白煬帝非召房陵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
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觀
國案三月未有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
肅不敢舉進士韓愈為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案韓
愈諱辨曰賀舉進士有與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
不舉進士為是以此知賀常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

韓愈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
唐人康駢作小說劇談錄曰元稹以明經擢第願結交
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稹慚憤而退稹登要路
因指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輶軻韓愈惜其
才為著諱辨觀國案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賀事
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鴟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

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為鴟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觀國案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為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故鴟夷者以皮為之可卷舒以貯酒無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子猶瓶也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

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繯微一旦車礙為甕所輻
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觀此箴意蓋為以瓶汲井綆礙瓶破不如鴟夷
盛酒安而不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也范蠡
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托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
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此詩意
非為欲隱也乃欲富貴強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志在
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蒼終軍等並在左右又藝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觀國案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倉為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為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藝文志云聊倉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士裒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

之為可信也膠姓亦有膠鬲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
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于假借為難合惟姓與名雖有
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為鼂亦作晁史記有朝
錯傳前漢有鼂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
朝鼂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處不齊字
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
處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
傳袁爰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于假

借為難合矣

祕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祕祝官應劭注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觀國案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祕祝郎有災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詔除之耳觀國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之人君其責已如此之重故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士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齊侯疥疔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史嚚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
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肆行非度
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君若
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
禁薄斂已責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
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於

繹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修德自任然後能享其福
焉未聞不修其德而移過于人以徼福於已也暴秦之
君不能修德而諄於上下之情故設秘祝之官欲以移
過于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
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
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
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鳴
呼文帝推是心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案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所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

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
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
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
至巳而得二百四十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
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
至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
十二辰而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為天統未

者坤之初六林鍾為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為人統
三統既正則還相為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
也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
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十
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古
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乃指十
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為九九者老陽
之能變者也二四為六六者老陰之能變者也乾純陽

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生少陽七是已
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著之變而為卦者
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十六鱗六六之數也
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之數鯉者在地而能變
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顯不可制畜故為在天之
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湖故為在地之能變者大抵
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罪無辜禮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子之孤為負李陵答蘇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蜀志劉備傳曰常恐殞沒孤

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
通故古人用孤字為孤負字不為失也前漢翟方進傳
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顏師古注曰辜
權者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
和四年初置駉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權辜馬一
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
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
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諤等交

通州郡辜權所在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
靈帝紀注同觀國案此辜權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
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為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
訓迂矣權與較同音而義亦通周禮大宗伯以鬯辜祭
四方百物小子曰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又曰凡沈辜
侯禳釁積鄭氏曰辜磔牲以祭也磔牲謂之辜者刑牲
而用之猶刑有罪者故名曰辜也

魯惠公

啖趙春秋纂例魯十二公譜曰魯孝公卒子惠公弗湟
立其下注八字曰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觀國案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歲在辛未至平
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即位至平王四十九年歲在
己未魯隱公即位蓋周平王既立三年然後魯惠公立
也又史記魯世家曰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
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
隱公立蓋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

立而東遷既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又案章衡編年
通載曰周平王元年歲在辛未東遷維邕平王三年歲
在癸酉魯惠公立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立
以此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
啖趙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非也

學林卷三